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

瑞安 孫詒讓 編

集部

別集類

宋

王氏十朋梅谿先生文集

五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史籍會稽三賦注並作五十卷朱子梅谿集序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並作三十二卷唐傳鉎重編宋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詩集二十六卷遜學齋較明正統庚申何濂校刊本又雍正戊申唐傳鉎重編王忠文公文集詩集本

存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魏齊賢葉棻聖宋五百家大全文粹作言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閒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

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文粹作也）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文粹無）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文粹下有者字）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明刻本奪此字今據晦菴文集增文粹亦有）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

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文粹下有亦字可以望之而得其為文粹無人求之今人則如明刻本誤於今據晦菴文集正文粹同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文粹無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文粹無此二字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約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文粹作和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文粹作長隆文粹作謙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文粹下有皆字藹然有忠厚廉文粹作謙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文粹無極已意然其規模宏

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强慕傚而爲之也葢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文粹無）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文粹作欲）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文粹作於）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毫髮（文粹此下有之字）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文粹作鄱）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文粹作欽）慕之意葢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葢不待孔孟堯舜（文粹作堯舜孔子）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文粹作距）公歿

幾十年而其子閎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旦出公遺文三十二（文粹無此字疑誤奪）卷屬予敘之予盍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文粹集官作祕閣修撰）莧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予因不復署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之凜凜乎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文粹作思）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文粹作極）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強隱然眞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文粹作無所憾）於九原（文粹作京）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閎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文粹下有谿字云）（右劉珙序朱子代作見晦菴大全集七十五明天順壬午溫守周琰錄出）

補刊文粹末有年月日建安劉珙序八字蓋從宋本梅谿集宋入今故備校其異文如右

余來守溫每於公暇輒誦梅谿王忠文公遺文因之有得於心以爲政

事之資者多矣公之文集舊有刊本而朱文公代劉共父爲序論其心爲特詳歲久版壞前守何公文淵劉公謙相繼掇拾於蠹腐之餘重爲刊版盛傳於今而少保黃文簡公淮爲序則兼論其道也文公之序載於大全集中惜重刊者遺之余爲表而冠諸卷端使人知公之文章事業皆於道而道又本於心也噫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文公天下萬世人物之衡鑑也則其序可得而遺哉天順六年冬十月朔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溫州府知府莆田周瑛識明刻本劉致後識語

道在天下無物不備無時不然本之於民彝達之於事業昭昭乎不可泯也然而不著之於文章垂之於訓典曷足以扶世立教化今而傳後是故古之聖賢立德立功立言不可偏廢也嗣是而繼作者世豈無其人歟溫郡梅谿先生王公十朋家食時敏於力學博究經史旁通傳記百家由博反約擇精守固其於天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體認眞

切凝然以斯道自任紹興間對策大廷日盈萬言援經證据切中時病
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
湖泉四大郡入爲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每爲權要忌嫉而執
德不回粤在侍從臺諫時屢上奏疏其於君臣父子之人倫國家之權
柄賞罰之當否時事之得失臣僚之邪正衆論之是非民情之休戚軍
政之利害時幾之審決虜讐之不可不復國恥之不可不雪剖析詳明
論議鯁直皆足以闡聖道垂世教惜乎當時不能盡用也其爲郡時布
上恩恤民隱導掖撫摩直欲底之於平康之域身在外服而必存朝廷
漢唐循吏殆不是過其著爲雜文詩歌率皆渾厚雅澹和平坦蕩不離
於道德仁義紫陽朱夫子謂其稟乎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
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　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確
哉至論也蓋其當代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謂無媿者矣後之人雖欲無

傳其可得乎文集舊嘗鏤板歲久寖廢郡之前太守何公文淵訪於其家得錄本若干卷殘缺錯亂不可緝理會陞除侍郎而去然其心未嘗忘也未幾前御史劉公謙繼守是郡旁求博訪乃得其刻本於黃巖士族蔡玄兀家命郡家教授何濆重加訂正鳩工刊刻用廣其傳贊成其事者貳守徐公恕通判劉公寬推官宮公安暨邑宰周紀等與有力焉於乎公之心畏天憫世之心也公之道聖賢所傳之道也不幸阻於人事之變遷迫于氣運之衰微而不得卒就其志徒託空言於編簡之中其亦可悲也夫披閱是編者因其言以求其心因其心而達諸用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躋治於隆平使人皆知吾儒之道有功於斯世豈曰小補云乎哉淮故不揆鄙陋而僭爲之序正統五年夏四月望日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總裁同郡黃淮書

右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閏禮鋟木江陵歸藏

於家痛念先君卽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湮先朝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俸餘命聞禮葺其役始事於暮春訖工於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校正迪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炎其間闕亾者與時爲別集云男宣教郎充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余少時讀尙書觀王十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于經及讀丹鉛獨對諸書觀先生之論五帝名號位次等事而知先生之學長於策又閱氏族大全姓氏觀先生自警之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須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直須先要自家知而知先生之學嚴於治己時欲求先生之文全集一觀用發志意市無鬻者常以爲憾宣德庚戌歲余由憲臺出守溫郡溫郡乃先生

所居之鄉也余於先生六世孫孟明處求得先生文集其十帙而缺註釋經傳之言意其言之附諸經傳者書坊板行而先生不錄于家故也然余之所得又多破損脫落而有不可讀者於是給紙筆付與永嘉儒士王宜嘉補其缺畧更加圈點而欲重爲刊刻越數月値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余入爲秋官侍郎於先生文集未及刊行而心常怏怏幸吾從姪何灝子方選除溫州府學教授將行余以玆事屬之子方曰敢不如命溫州又得監察御史浚儀劉公自牧而爲郡守暨諸同僚皆好文字各出月俸以資工費刊刻完成吾少保黃先生既爲首序子方又請余而爲後序夫日月之光華星辰之炫耀天之文也川嶽之流峙草木之秀毓地之文也吟詠爲詩歌發言爲經傳人之文也先生之文光耀之若日星雄健之如川嶽發揮仁義道德而無餘蘊眞當時之傑然者也其可傳示天下後世的矣太守劉公發身賢科持己廉潔爲郡數年教

化大行政治修舉而無事之可爲矣乃專用力於斯文其出於尋常者萬萬矣又得郡庠分教廣信張君受永嘉徐君參婁君昕福建柳君廣而協心考校皆可敬也正統庚申臘月朔後五日賜進士嘉議大夫行在刑部右侍郎前溫州府守廣昌何文淵序明正統本後序

梅谿王忠文公乃朱子所稱光明正大磊落君子人也吾夫子以得見君子斯可而晉論二十篇中其別白君子小人之分立心行事之間特爲詳盡蓋君子者道德極其純粹心術惟其坦蕩而由其中之所蘊發爲功業文章皆一以貫之者也余曩讀朱子斯序本易之陰陽以立言而以陽爲君子剛明易知陰爲小人柔暗難測于古今聽言觀行之道固已洞抉微慈而因概然想見忠文公之爲人心竊嚮慕不置公益浙東之樂清人也余奉命觀察是邦適有海疆之役往來樂邑徘徊公之故里訪其子孫寥落罕有聞者購求遺書久之始得薛孝廉英家藏舊

本取而讀之自廷對萬言以及奏議詩文襍箸莫不剴切詳明疏暢洞達一本諸道德之歸而闡發其心術之微洵乎其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皆如此乃益嘆朱子所稱君子人者爲不虛而昔人謂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非阿所好也第集中字畫多漫漶滅沒幾不可卒讀魯魚亥豕訛譌頗多方擬得善本校讐而梓行之庶遂曩時嚮往景行之志遷延未果邑宰唐君人岸始至即葺新其書院以教其鄉之人茲復得護觀風徐公貽以文集一本因悉心勘訂付之剞人而忠文公遺書遂燦然足以垂世行遠嗚呼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葢其道德功業文章生足薰沐善良風廉頑立懦故特祀于其鄉俾千百世若親炙然者今忠文公之君子卓卓矣其發爲功業文章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樂之人士咸慕傚其先之鄉先生而亦步趨焉將一鄉之人不皆化爲君子乎由一鄉以推於國

與天下而羣知參三才而爲人者必爲陽剛無爲陰暗胥自克於光明正大之途以力爲君子而不流于小人汗下之歸其裨益世教夫豈淺哉余嘉斯集之有成謹掇拾朱子之遺言而敘數語于簡末畀之唐君以告來者若夫公生平出處大節政事之可法傳者具見集中抑前人之述備矣故不復贅云雍正六年孟冬初澣分巡瀏東使者瑯琊後學

王斂福書 雍正戊申唐傳鉎重編五十卷本卷耑序

芮復傳序 雍正六年唐傳鉎重編本以下並不錄

唐傳鉎序 雍正戊申重編本

王鶴齡跋 唐傳鉎重編本

徐炯文跋 唐傳鉎重編本

林培跋 雍正己酉唐傳鉎重編本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梅谿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 聚珍板本注按梅谿集下原本無卷數今

據文獻通考補正 詹事樂淸王十朋龜齡撰丁丑大魁立朝剛正劉珙作序聚珍

板本注按末句原本脫去今據文獻通考增入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梅谿集五十四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宋王十朋撰十朋有會稽三賦已著錄是集爲正統五年溫州教授何瀕所校知府劉謙刻之黃淮爲序凡奏議五卷而冠以廷試策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而附以汪應辰所作墓誌後有紹熙壬子其子宣教郎聞禮跋稱文集合前後並奏議五十四卷與此本合而文獻通考作梅谿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并載劉珙之序今無此序卷數更多寡不符應辰墓誌則稱梅谿前後集五十卷與此本亦不相應疑珙所序者初稾應辰所誌者晚年續增之稾而此本則十朋沒後其子聞詩聞禮所編次之定稾也觀應辰稱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未成書而此本後集第二十七卷中載春秋論語講義數條則爲蒐輯續入明矣十朋立朝

剛直爲當代偉人應辰稱其於文專尙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
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鬯明白珙稱其詩渾厚質
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今觀全集湻湻穆穆有元祐之遺風二人所言
良非溢美曹安讕言長語僅稱其祭漢昭烈帝諸葛亮杜甫文各數語
未足以盡十朋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王梅谿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十六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
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
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
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
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

胡邦衡並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

韋居安梅磵詩話上王公衮吉老會稽山陰人紹興甲戌登進士第仕至左司郎中盜劫其母墓獄成盜不死吉老手殺之詣州自言兄宣子請納所居官以贖其罪時梅谿王公十朋爲簽幕賦詩以美之云臣子大節孝與忠父母仇讐天下同賢哉會稽王孝子感慨有古烈士風松楸一夕盜破冢親獲鼠輩聞之公有司守法貸其命孝子銜恨無終窮誰謂書生膽如許貌若尫羸中甚武手斬凶人提髑髏請死伸冤詣公府君不見齊襄丙行世所羞春秋賢之緣復讐又不見子胥鞭屍報父怨太史爲之作佳傳君今枕戈志巳伸更須移孝爲忠臣他年當作傳介子誓斬樓蘭雪國恥詩紀其實也

案梅谿前後集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王聞禮編刊前集

詩八卷皆編年排纂始宣和乙巳（前集一有宣和乙巳冬大雪次表叔賈元賓韵詩徐侗文梅谿王忠文公年譜宣和七年乙巳公十四歲）終紹興丁丑春（前集八春日遊西湖登詩題下注云丁丑）第以前之作而坿以和韓詩及咏古詩各一卷文十卷則分體編次與詩不同後集詩十九卷始丁丑二月二十一日集英殿賜第詩終乾道庚寅自泉州奉祠歸里後諸作文九卷分體與前集同惟以賦三篇（即會稽三賦有單行本詳十二卷）別爲一卷冠詩之前則與前集賦與雜文合編者不同耳集後坿聞禮跋云其間闕亾者異時爲別集是此兩集之外亦尙有佚作故第二十一卷表狀內辭免侍御史狀以下六篇雖載于目錄而文並不存貞西山梅谿續集敘（西山集二十四詳後梅谿續集下）所稱勸農戒訟諸文則目亦未載又周益公張忠簡神道碑（平園續稾二十一）云王公十朋嘗爲行狀今集中亦無其文然別集曾否編定今不可攷宋史藝文志

所載後集一卷及西山所刊續集元明以後亦無傳帙梅谿遺箸終以此二集爲完本矣

又案梅谿集汪應辰所作墓誌及會稽三賦注竝云五十卷朱子代劉珙序及文獻通考並云三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雖載是集而永樂大典本卷數已缺　閩本據通考補入故不引又國史經籍志五載梅谿集四十九卷蓋不數奏議五卷也今本五十四卷與王聞禮跋合　四庫總目疑三十二卷本爲梅谿初稾五十卷本爲晚年所增定五十四卷本爲梅谿子聞詩聞禮等所編次之定本然朱子代劉珙作序在汪玉山作墓誌之後何以汪所述者乃晚年定本朱所見者反係初稾乎代遠年湮三本違異之故未可肊決姑闕疑焉可也至雍正閒樂清所刊王忠文公詩文集經邑令唐傳鉎重編取前後集攙合移易爲五十卷詩則易編年爲分體遂至先後貿亂不復可識別如後集十

二江月亭二絶（正統本原題如是）本一時所作唐因一爲五言一爲七
言遂改其編題分隸兩卷使宋明以來舊本面目不復可見其
謬妄可不必辨至於承譌肊改展卷皆是梅谿集本此爲一尼
後有重刊者必宜復正統本五十四卷之舊也

南游集

二卷（宋史藝文志七）

佚

後集

一卷（宋史藝文志七）

佚

案梅谿南游集蓋乾道四年八月除知泉州五六年奉祠去官
三年中所作詩文今本梅谿後集十七卷至二十卷凡詩二百

七十餘篇皆其時作若眞西山續集敘所舉燕邑宰及中和安靜堂諸篇並在焉後集十七益王聞禮編集時已全部收入宋志所載殆即西山所云泉州郡齋版本惟志于南游集下又載後集一卷案梅谿後集二十九卷與此不同此一卷者疑即南游集之後帙也宋志不載梅谿集亦其疏也

梅谿續集

五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

佚

眞德秀跋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游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某時尚少未悉公行事本末然嘗誦晦菴先生所爲梅谿集序則已知公爲一代正人矣及得此編益加鄉慕宦游二十載來倅以自隨若譙邑宰與中和安靜堂等詩口之

孰爲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邦人父老語及公者必感激涕零蕘夫牧兒亦知有所謂王侍郎也公何以獲此於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蓋公之爲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攖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爲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咏嘆而不忘也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刓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爲某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莆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藹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併刻之命曰梅谿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眞某記

西山文集三十四

案眞文忠所刊梅谿續集明以後久佚至前集五宋孝先示讀自寬集復用前韻詩自注老去悲秋强自寬少陵九日詩也予老境失幼子逢秋益悲凡所以自寬者一寓於詩也錄自中秋以前古律詩數十篇目曰自寬集蓋紹興壬寅五月梅谿喪幼子孟丙事見同卷哭孟丙詩序其時所作詩卷偶題此名今本梅谿集蓋已全錄其詩故不復署其目謹坿識於此

杜詩集注

十本季振宜延令宋板書目

未見

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四作東坡詩集注今從平津館鑒藏書記

二十五卷述古堂藏書目平津館鑒藏書記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四作三十二卷

存述學齋藏明刊本

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眾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必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得五故嘗有窺豹之嘆近於暇日搜諸家之釋裒而一之劃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睿容乎通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註之意也若夫

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苔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永嘉王十朋龜齡撰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四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舊本題宋王十朋撰十朋有會稽三賦已著錄是集前有趙夔序稱分五十類此本實止二十九類蓋有所合併十朋序題百家註此本所引數亦不足則猶杜詩稱千家註韓柳文稱五百家註也其分類煩多顛舛如芙蓉城詩入古蹟虎兒詩入詠史之類不可殫數不但以鹽魚歌入書畫爲查愼行東坡詩補註所譏其註爲邵長蘅所掊擊者凡三十八條至作正譌一卷冠所校施註之首考十朋梅谿前集載序八篇後集載序三篇獨無此序又有讀蘇文三則亦無一字及蘇詩梅谿集爲其子聞詩聞禮所編十朋著述搜輯無遺不應獨漏此序又趙夔序稱崇寧閒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字一句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

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游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云云考宋史載軾知杭州蘇過年十九其時在元祐五六年間又稱過沒時年五十二則當在宣和五六年間若從崇寧元年下推三十年已爲紹興元年過之沒七八年矣夔安能見過而問之則并夔序亦出依託核書中體例與杜詩千家註相同殆必一時書肆所爲借十朋之名以行耳然長蘅摘其體例三失而云中間援引詳明展卷瞭如者僅僅及半則疎漏者不過十之五未可全廢其於施註所闕十二卷亦云參酌王註徵引羣書以補之則未嘗不於此註取材大抵剏始者難工繼事者易密邵註正王註之譌查註又摘邵註之誤今觀查註亦譌漏尚多考證之學不可窮盡難執一家以廢其餘錄存是書亦足資讀蘇詩者之旁參也平津館鑒藏書記一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廿五卷題宋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

士贈太師諡文忠公蘇軾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前有東坡先生詩序
王十朋一篇趙公夔一篇集註姓氏題狀元王公十朋龜齡纂集後有
廬陵
原刻刪去書堂新刊十字長木印東坡紀年錄題僊溪傅藻
編纂目錄一卷黑口板每葉廿四行行廿一字旁有黑圈點註中有增
刊者用黑蓋子別之亦間載批語邵長蘅作王註正譌謂此書非十朋
所作　四庫全書王氏註本三十二卷分廿九類此本分七十六類與
天祿琳琅本同而　內府本姓氏後長木印作汪氏誠意齋集書堂
新刊十字與此本又異收藏有退翁白文方印虛寂齋朱文方印
邵長蘅注蘇例言永嘉王氏注孤行最久幾于家有其書顧其失大要
有三不能曲爲諱也一曰今門別類失之陋西蜀趙堯卿夔舊序自言
此書分五十門金華呂氏省爲三十二門而王氏因之其間篇章割裂
首尾衡決有一人一時之酬贈而强分數卷者有一題數詩而强分數

卷者玩其標目了無意義且就分門之中亦必顚倒次第晚年之詩或雜於少作鳳翔之什可厠於嶺南每一繙閱輒爲惛惛讀未數篇遽思掩卷此弊最甚所當急爲疏瀹一曰不箸書名失之疎王註所引故事不標出某書十之四五僅箸書名不標篇名者又居什一中閒援引詳明俾覽者展卷瞭如塵塵及半耳如此註詩寧免疏漏之誚一曰增改舊文失之妄王本所引每因蘇詩句字有改竄古詩以傅會之者有改竄子史他書以傅會之者魯魚亥豕觸手紛然其顯然謬誤者疏錄如千條名曰王註正譌附例言後　王注正譌分類蘇詩注三十二卷舊刻永嘉王大朋龜齡纂集註中引用故事謬誤實多有極淺陋可爲失笑者王龜齡爲南渡名臣其所注蘇詩雖云百家必經一手采輯何至紕繆乃爾揣意當是賈人俗本版寫淆譌而後生耳食沿踵至今釋氏所謂可憐愍者曾予有訂讐之役乃稍加是正隨手繙得如千條略疏

出處件繫之如左其它謬處尚多不及枚舉

趙克宜蘇詩評注彙鈔凡例王龜齡所輯注其姓氏可考者豫章則黃庭堅魯直黃少度洪朋龜父洪芻駒父洪炎玉父李錞希聲彭城則陳師道无已陳希仲廣陵則陳元龍少章胡銓邦衡劉辰翁須溪溫陵則陳知柔體仁陳孔光德溥齊安則潘大臨邠老潘大觀仲達臨川則謝逸無逸謝薖幼槃汪革信民饒節德操程天祐程縯季長臨安則李堯祖唐卿建昌則李彭商老李厚德載玉山則汪涓養源汪洋聖錫饒州則汪藻彥章荊南則高荷子勉仙井則韓駒子蒼楊符信祖蘄春則夏倪均父蘄陽則林敏功子仁林敏中子敬永嘉則林季任明仲林致約張器先薛士昭伯宣蔣元肅萬先之萬申之萬大年項用中朱彥材周成祖葉思文葉飛卿甄雲卿龍友丁鎮叔丁惠安賈巖老王十朋龜齡王壽朋夢齡王百朋昌齡高郵則秦觀少章歷陽則張孝祥安國漢陽

則張栻欽夫苕溪則胡仔元任西蜀則趙夔堯卿趙次公彥材孫倬贍
民宋援正輔宗室則趙若拙趙元序建安則劉子翬彥沖劉珙共父何
覬人表丹陽則蘇庠養直吳甓知叔吳季南仙居則吳芾明可吳少雲
會稽則孫彥忠開封則孫鷮子尙馮方員仲江端木子之王直方立之
興化則龔茂良實之烏程則芮燁國華朱邦翰龎川則喻叔奇毛叔度
瑞安則沈希皐敦謨曹夢良淸豐則龎沖之叔用南豐則曾紆公袞吳
興則崔雍肅之劉焘無言洪州則徐俯師川徐持晦鹿何伯可師尹民
瞻任居實文儒仙谿則傅藻鷹可東萊則呂本中居仁呂祖謙伯恭陽
翟則元勛不伐汝陰則王銍性之邵武則黃中羊城則王宗稷僧祖可
正平善權巽中注中或稱名或稱姓或稱字總編於此以備檢閱

案梅谿以大魁起家名德冠一世其遺書流播學者爭相傳誦故宋時建陽書林所刊王狀元書極多如周禮詳說見周禮訂義首卷

唐書詳節（見文淵閣書目五）杜詩集注（見前）唐文類集注（見季滄葦藏書目）及蘇詩集注並託之梅谿以射利如此注援引舊說劉須谿辰翁亦爲一家攷辰翁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爲濂谿書院山長宋亾不復出（見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五）梅谿當南宋初安得巳引其說此爲不出梅谿手之明證　四庫提要僅據梅谿前後集不載此注自敘爲疑尚未得其要領也至邵長蘅正譌謂賈人俗本版寫淆譌則又不然注中所引百家舊注溫州人凡二十二家其餘姓名亦大半見于梅谿集者則其作書時固立意假託梅谿況又冠以自敘名字彰灼非由版刻偶誤亦可知矣至此書元刊本二十五卷分七十二類余於都中書肆嘗一見之其本較明刊三十二卷本迥勝然其書既出依託分類尤無義例故不復列其異同注中疏舛甚多邵氏正譌巳舉大略其書巳刲刊施

注蘇詩之首今亦不復詳論云

季氏失名　季仲默詩二十七梅谿後集

佚

王十朋跋仲默予姑之子也與予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總角同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皜子尙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遂各出所作詩編爲集閱歲旣久謂已失之至隆興甲申夏四月壬戌予兒聞詩暴蠹書得舊槀遺墨如故而子尙在鬼錄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語使天假之年有祿位于朝攄其素蘊決不爲脂韋輭熟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劲叟其後劉銓全之鎭長方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塵忝仲默才氣不在人下獨不霑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錄其詩詞凡二十六首及予和仲默

與孫子尚姜渭叟二詩于後示其子徽俾家藏之以貽後人梅谿後集二十七跋

吳氏松年 江湖集宋元學案三十二

佚

宋元學案三十二吳松年字公叔湛然先生表臣子也少年工於文時以爲有孫覿汪藻之風張忠獻公謂之曰士當爲有用之學不必苦心詞章因令與其子敬夫遊以任子累官明州通判朝臣爭薦之除將作監丞江西安撫司參議尋知南劍州以荅天意固民心爲對再知潭州未之官而卒先生風神高邁談論傾座超然如唐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於進懇而淡介而通于兄弟尤友愛最與王忠文公十朋鄭文肅公伯熊艾軒東萊諸公善所著有江湖集

劉氏仚 詩詞襍箸艮齋浪語集三十四

佚

曹氏逢時橋林集

十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曹教授逢時萬厤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道光樂清縣志文苑傳竝有傳逢時本貫瑞安晚遷樂清故兩志竝有傳

錢氏朝彥沖虛集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沖虛齋集非今從平圜續稾三十八千頃堂書目十七

二十卷千頃堂書目十七

佚

周必大沖虛居士錢君墓碣朝彥晚喜道家說自號沖虛居士作詩不求工而語有塵外趣有沖虛集二十卷平圜續稾三十八

案沖虛錢處士朝彥萬厤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隱逸傳竝有傳千頃堂書目作明初人非雍正浙江通志經籍門亦沿其誤

徐氏泳橫槊醉稾止齋文集四十一〇萬厤溫州府志十七醉稾下有詩集二字

佚

陳傅良跋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稾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止齋文集四十一

樓鑰跋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傅修期薦伯儒者由古學以奮議論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槊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倚期何人哉攻媿集七十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宋武科紹興丁丑趙應熊榜徐泳水軍統領與化巡檢忠訓郎有橫槊醉稿

鄭氏伯英歸愚翁集

二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

佚

葉適序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焉力行爲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者也景望銜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

不復任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必畏之方以其自重不退出無能害已爲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已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爲多然皆見事最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其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獵出脈脈不規倣眾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彩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震勢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衒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水心文集十二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歸愚翁集二十六卷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撰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爲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卿（聚珍板本作鄉今據文獻通考改）用矣每少不合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

之士也

荆溪林下偶談四永嘉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尙義之士也登甲科爲第四名以母老不肎仕官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壻蔡行之帥閩爲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爲大鄭公景元爲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

案鄭判官伯英文肅公伯熊弟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薛氏季宣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

三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五頃堂書目二十九宋藝文志補

存述學齋藏鈔本同治壬申刊本

乾道以來六十年閒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叔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稾者先叔建安簿沄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祕不復啟頃華文曹太溥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銜牘等刊於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師旦自外府丞出守臨汝至旣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埽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爲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鶩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歧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儒者累嗟乎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叔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悟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

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奉使淮堧首正姦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若嘗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益叔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師旦書於仁壽堂

詒讓代家大人跋南北宋閒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敷文薛右史賡之敷文之學出於周博士行己接鄉先生之傳右史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導原伊雒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於世用永嘉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爲之導也敷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於其子艮齋先生益稽覈攷

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執究極微眇遂卓然自為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其為先生行狀有曰公涖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其寡欲信於家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止齋之言如此於虖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甚遺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目舊學衰息甚可痛也我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於是姚江黃氏甬上全氏修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為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為永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於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綴學之士猶不能擘索綜貫以探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融此非儒者之不幸歟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情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叚借漢宋之閒益齗齗

如也某甞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戸之弊常以爲欲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匃集鄉先哲遺文廣爲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既而東南大亂承學之士日即於蕪陋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爲勝朝流寇之禍本於姚江道咸以來粤匪之亂由於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爲此邪詖之說而荒蔑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弊某頃官江東牋牘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爲請相國覽而善之遂捐奉屬桂鄉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歸某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志於永嘉之學者亦有所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學術升降之樞轄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朱寶慶開先生從孫師且始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臧明鈔殘本及朱宗丞學勤所臧舊

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
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後學瑞安孫某謹序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浪語集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薛季宣撰季
宣有書古文訓已著錄季宣少師事袁溉傳河南程氏之學晚復與朱
子呂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談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
所見微異其後陳傅良葉適等遞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別為一派蓋
周行已開其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皆
灼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書甚夥有古文周
易古詩說（案當作反古詩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春秋指要論語直解小學諸
書自書古文訓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學解及考正握奇經則今尚
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為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
遂司馬之法以至於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採研貫故其持

論明晰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說精確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踔厲縱橫之致惜其年止四十得壽不永又覃思考證不甚專心於詞翰故遺棄止此然即所存者觀之其精深閎肆已足陵跨餘子矣其集乃寶慶二年其姪孫知撫州事旦（案當作師旦下同）所編次刊行旦所作後序尚存而自明以來刻本遂絕藏書家輾轉傳鈔譌脫頗甚謹重爲校正而卷帙則悉仍其舊焉

困學紀聞十八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案艮齋浪語集三十五卷末一卷爲祭文挽詩誌狀之屬寶慶間艮齋從孫師旦所編（師旦爲艮齋伯父務曾孫見水心集二十二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舊鈔本跋旦上脫師字　四庫提要遂承其誤江西通志四十六宋知撫州有薛思旦則又誤師爲思）明以來梓本久佚藏書家展轉傳鈔挩誤最甚同治辛未家大人命詒讓參合各本精校付刊復錄其異同爲札記　卷然其譌敓尚未

能盡補正也艮齋之學精博爲永嘉諸儒之冠故此集敘記諸作綜貫經史卓然名家奏劄書牘暢達時務尤徵經世之略惟詩歌閒有率易之作非其至者耳其他襍箸若校定握機經及大學中庸說世並無單行本亦藉此集以傳至薛師旦後敘稱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曹叔遠嘗爲太學博士見止齋文集敘宋史四百十六本傳載嘗守遂寧盡郎此所謂持節東川也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刊於蜀其書宋以來書目並未箸錄今亦未見傳本

許氏及之許右府涉齋詩集宋史藝文志七作許及之文集今從國史經籍志五千頃堂書目二十九

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七國史經籍志五〇千頃堂書目二十九作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存十八卷

闕遜學齋藏重輯十八卷鈔本

涉齋課稿

九卷宋史藝文志七

佚

家大人跋許深甫涉齋集十八卷　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舊題許綸考定爲及之作援据甚確而疑及之初名綸其後更名或史未及詳今按集中有綸子以筠名齋詩又有與盧次夔直學投贈詩云盧之父有師法方訓長孫鑄而次夔近繹子屈致教參孫發蒙綸繹皆從糸旁葢以偏旁聯名則綸固及之子也宋元人編輯文集往往但題某官某先生集而繫編者姓名於其次此集必許綸所編明人錄詩時未及深考因以爲綸作而校脩四庫書者亦沿其誤耳　四庫書目言宋藝文志涉齋集三十卷涉齋課稿九卷焦竑經籍志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此必宋刻舊題今撫拾殘賸編爲十八卷葢視藝文志所載已佚其半然在南宋吾鄉諸先輩中傳詩之多亦無過於深父者矣　四庫書目又言其爲詩辨香王安石氣體高亮遠過江湖詩派之刻畫瑣碎今按其所作七

言古詩用意妙遠者幾非後人所能驟然領略其他古詩亦皆排奡峭厲在南宋詩人中當爲健者不但超越江湖一派惟近體詩篇幅淺狹殊乏深意則所謂下筆稍易者耳此集僅有　四庫本今年予在京師居南横街同年袁筱塢學士所與翁叔平庶子同巷偶屬庶子覓鄉先生集庶子以此集見示葢法時帆祭酒詩龕所藏　四庫副本既命友人錄副復爲校勘所疑者仍以歸之庶子深父依附韓平原宋史所載頗爲可醜然頫記周密齊東埜語言趙師㚟許及之諂媚侂冑之事皆怨家誣之不足深信但侂冑盛時吾鄉諸正人如徐子宜陳止齋薛象先陳壽南輩皆遭貶斥而深父乃反擢官至知樞密院則附託實所不免意文士急功近名亦如柳子厚之於王叔文特宋史言之太甚耳予以其爲鄉先生書甚喜得之而其詩用功之深尤有令予不能漠然者然則文字之託亦惡可已哉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臨清舟中書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涉齋集十八卷永樂大典本 案涉齋集永樂大典原題許綸撰案集中王晦叔惡聽雨圖詩序自稱永嘉人字深父而諸書不載其人攷宋史許及之傳云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隆興元年進士累官至知樞密院事與自序永嘉人合藝文志載許及之文集三十卷涉齋課稾九卷與今本涉齋之名合焦竑經籍志載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宋人稱樞密爲右府與及之本傳官知樞密院又合則此集當爲及之所撰又宋史寧宗本紀紹熙四年六月遣許及之賀金主生辰金史交聘表亦同今集中使金之詩一一具在本傳稱及之嘗爲宗正簿今集中亦有題玉牒所壁間詩則此集出於及之尤證佐鑿然永樂大典所題不知何據或及之初名綸史偶未載更名事歟此集世無傳本今掇拾殘賸編爲十八卷觀其讀王文公詩絕句曰文章與世爲師範經術於時起世讎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奈句風流知其辯

香在王安石安石之文平挹歐蘇而詩在北宋諸家之中其名稍亞然早年鍛鍊鎔鑄工力至深瀛奎律髓引司馬光之言稱其晚年諸作華妙精深殆非虛譽是集雖下筆稍易未能青出於藍而氣體高亮要自琅琅盈耳較宋末江湖詩派刻畫瑣屑者過之遠矣

案涉齋許樞密及之宋史三百九十四萬麻溫州府志宦業傳並有傳涉齋集永樂大典本誤題許綸 四庫提要及家大人跋攷之詳矣集卷十七有題漕司涉齋詩攷宋史本傳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則涉齋當即爲淮南運判時官廨齋額後遂以名集也（集十一和潘德久詩注廟堂許以江西漕節本傳不載謝旻江西通志職官門亦無疑初有是議後又改除也）涉齋少歷清要與同時名流文燕最盛如與楊萬里袁說友諸人酬贈諸詩今並見集中永嘉詩人則與潘轉菴檉徐相尤習其次韵至六七疊不已足見一時文字之樂徒以

晚節依阿遂蒙大訢然其文采富贍自不可掩其卒時水心葉忠定公爲作挽詩兩章亦深致推挹許相國挽詞見水心集八蓋非徒鄉曲之私矣

又案宋史藝文志載許及之文集三十卷焦氏經籍志及千頃堂書目並作許右府涉齋詩集三十卷攷文淵閣書目十載許涉齋詩集一部七冊殘缺是明時所傳涉齋集塙係詩集故永樂大典所錄亦有詩無文宋志所載未足據也

北征紀行詩集東甌續集二

佚

東甌續集二許及之永嘉人字深甫登隆興癸未第官至樞密院參知政事有北征紀行詩集行世

案北征紀行詩集蓋涉齋紹熙四年使金時所作永樂大典本

涉齋集十六十七十八三卷所載七言絕句紀北方驛程者凡數十篇蓋即此集內詩又卷十一有袁性之自號爲湖山遺老題和予北征絕句因與其族人赴舉復見訪坐間求書湖山隱居扁榜因爲著語詩亦此集多絕句之證也

又案東甌續集二載涉齋湯婆子廢冢兩詩並與北征無涉蓋紀行集明時已無傳本趙氏轉從它書采入至大典本涉齋集並不載此二詩則明人編錄時不無佚奪故今所存詩以宋志卷數覈之幾缺四之一也

宋氏晉之樟坡集 宋晉之宋隆興進士樂清人

三十卷 攷姚集一百九

佚

歷代中興君臣論

一卷　玫瑰集一百九

佚

擬進萬言書

一卷　玫瑰集一百九

佚

王氏棋合齋集　萬厤溫州府志十七集上有文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國史經籍志五

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國史經籍志五

佚

眞德秀跋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又再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羣玉間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潛及某在茂潛極言贓吏之害

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嘗艱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眞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攴黨公獨懇懇以泰道包荒爲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爲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巳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煥以所刊家集來示反覆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留慨典刑之益遠憤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西山文集三十五原題跋王祕監文集

劉克莊跋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後村大全集

書錄解題十八合齋集十六卷祕書少監永嘉王柟木叔撰乾道丙戌進士在永嘉諸老最爲先登其容貌偉然襟韻灑然雖不以文自鳴而諸老皆推敬之

王祕監集萬歷溫州府志十七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三集上並有詩字令從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四卷直齋書錄解題二十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五

佚

葉適王木叔詩序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予屢言於執政不省閱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誚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

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難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水心文集十二

案合齋王祕監梢蔴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循吏傳並有傳王祕監集書錄解題入詩集類與合齋集入別集類者不同蓋詩文分爲二集也

彭氏仲剛彭監丞集晦菴大全集八十四

佚

朱子跋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覗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

定其彊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眞可謂得法外意矣閒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惟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之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㕍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倘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書晦菴大全集八十四

繆氏夢達瓊莞襍箸

三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晉康禩箸

三卷乾隆平陽縣志十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繆元德瓊管晉康禩箸四卷

佚

遊淮集

十卷萬厤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繆夢達瓊筦晉康禩箸及遊淮集見萬厤溫州府志藝文門而乾隆溫州府志經籍門並作繆元德箸攷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載繆夢達知昭信軍瓊州武經大夫瓊筦安撫改知德慶府所箸有遊淮集十卷瓊筦晉康禩箸各三卷女訓二卷經籍門同

宋史地理志六廣南東路德慶府爲晉康郡軍事縣志載夢達嘗知德慶府與晉康禊帖書名相應然廣東通志十六職官表宋知德慶府有繆夢遠注武翼大夫非夢達夢遠爲夢達弟乾道丙戌武科知英德府見平陽縣志十二知瓊州亦無繆夢達至遊淮集則通志亦題繆元德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宋進士淳祐甲辰留夢炎榜繆元德字正臣知安吉州彼此牴迕無從校覈今姑依萬麻府志乾隆縣志並題夢達俟更攷焉

陳氏傳良止齋先生文集

五十一卷附錄一卷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一宋史藝文志七並作五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十八作五十三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宋三山本五十卷明安正堂本併爲二十八卷國朝林上梓本分陳文節公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陳用光本同不別箸錄

存遜學齋藏明正德乙丑林長繁刊本嘉靖辛卯安正堂刊本乾隆乙丑林上梓刊本道光甲午陳用光刊本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家之轡俾環嚮以趍

于一披剔文義躪藉眾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歧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丕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囘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蓋嘗忘寢廢食翻玩孰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囘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也孰經戶外方屨闐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邃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凝融窒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徊墦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盟持節湖南踈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舊本並誤興今以意改）

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畫庶將發揮
則籍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
志簪於訓傳疾狹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遠夙蒙挈策
俾窺津涯蔦幹鷃羽惕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羣文蝟興疇昔翅析而
致孤條之靡鬱砥途之失榛乎是用敬輯遺稿寄諸琬琰儻開後哲庶
勿淪墜矧章布眩慕影響徧傳或混幼作或雜贗廣詭題叢帙誕彌遐
陬輪耀掩污理合釐別故今裒次斷自梅潭丁亥之後凡爲歌辭古律
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啟書筒序記襍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一卷
即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
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
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
財賦兵防秩官志稾別自爲編附識其目庸熄淆亂先生名傅良字君

舉世系歷官具見於神道碑墓志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栻刊寘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南城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裒搜衆餘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姑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爲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卽庠士裘籀數蒻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覩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泪其傳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眞可爲人師矣嘉定

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儒者之所難曰德曰功曰言而已三者克具斯爲儒者之盛遠而有以恢弘魯鄒所傳之緒近而有以昭闡濂洛未啟之機尙論其世有足徵者此止齋陳文節公所以不可及也公少以斯文爲己任强學篤志弗得弗舍其從鄭景望薛季宣也以克己兢業爲要其友張欽夫呂伯恭也則交致夫持敬集義之功涵養於致知之際躬行於自得之餘剛毅樂易孝友恭肅融澈混成莫測涯涘是能立德者矣其敎人也誘掖不倦四方景從士習丕變隨才有造其仕於外也事無細鉅一裁以義勸善革奸纖用溥利卓越之績傳不絕書其在朝也正色讜論直前極陳扶翊大政匡持君德欲進忠賢則黃寃仲朱元晦之還改不與書行欲摧權奸則率逵原張子仁陳源之除目繳駁論奏苟裨社稷奮不顧身

是能立功者矣讀書有譜六經有論建隆有編毛詩有解詁春秋有後傳左氏有章旨周禮有進說制誥有集皇朱有大事記進讀有藝祖實錄周漢以來有兵制箸書明道簡冊充棟是能立言者矣功在人德在己三者相須以爲用者也瓚幸生公之鄉屢嘗誦讀遺文而私淑之范乎如陰陽之闔闢也浩乎如河海之涵濡也粲乎如日星之炳耀也油乎如風雲之流行也雄偉而不放精深而不晦馳軼而不迫起伏斂縱愈出愈駛引古質今滌冗爲新錯綜萬務體悉人情而歸宿於至理蓋不獨繩矩之具而精粗隱顯皆可以適天下之用自有文字以來學士大夫竦企傾動固其時乎非有本者其孰能之公淹貫六經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奧而於歷代經制大法與夫當世制度沿革得失之故稽驗鉤索委曲該洽此豈汎然雕飭以騖於虛言者邪公文散載于羣書遐陬窮陋未見有統彙爲全帙者瓚近於祕閣錄出公集五十二卷則

向所嘗誦讀者百無一二存焉蓋曹公所編止自梅潭丁亥之歲而他作不入也弘治乙丑侍御史同年澤州張君伯純往巡浙中因諭鄉哲而於公尤致嚮慕瓚遂出示公集伯純喜曰璡求公文久矣而莫獲見之是行未虛也請得梓之以傳且欲蒐拾散逸以為外集伯純積學善文風裁峻整在公若有夙契焉者宜其樂公之制作行於時也瀕行屬瓚序于集後瓚何人乃敢序公文哉况樓蔡水心諸公紀述備矣竊撫立德立功立言之實以竊泰山喬嶽企仰之意然公名高招忌行方取詆君眷未幾而輒沮道術晷伸而復斥不肎少貶以從流俗而所謂立功者未能充滿其志而國運寖以衰下矣可勝歎哉天佑斯文而使公之制作復行於時固世教之所關也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夏四月既望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經筵國史官鄉後學王瓚謹序明正德本序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之文可法求其本弗獲抑疑其言爲未足徵遂置之去秋轉官于溫過杭謁欽差侍御張公蒙以止齋之文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罕得鈔於內翰可梓行於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聲無陳腐無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眞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於是乎徵乃作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於卹文其宅心公溥則是文恐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遂齎至溫謀諸僚友咸樂捐俸其市梓以壽其傳既訖工輒僭書于末以記其所自云若夫先生之名氏暨出處履歷有行狀已識之詳王內翰先生已序其端故不復贅正德改

元春三月既望賜進士第同知溫州府事莆田後學侯山林長繁書正德

本跋

余少時讀宋詩鈔見其敘止齋詩文節陳公之學研精經史貫穿百氏因從外大父吳橙齋先生寄暢樓藏書得觀全集復於崑山徐氏通志堂所刻經解中一窺春秋後傳企其學且慕其人乾隆癸亥余適司教瑞安邑爲公故里冀得盡見公之箸述而老友林慕橋方宰嘉定解組歸田亦可晨夕晤言心竊幸之至則慕橋居距學舍不數武過從不間風雨獨公所箸書不特未見者無有卽藏弆文集之家亦可屈指數輒歎邑儒先箸述其湮沒不傳者何限一日慕橋手一編視余曰此止齋集也邑人士久欲重雕迄今未果倘有同心盍其成之按止齋集初刻于宋嘉定戊辰公門人曹博士叔遠編爲五十一卷文獻通考引陳氏書錄解題曰三山本五十卷蓋蔡行之會刻于三山也再刻於明孝宗朝乙丑永嘉王宗伯瓚益以樓攻媿

蔡行之葉水心三先生神道碑行狀墓誌銘復附公民論雜著八篇爲五十二卷宋刻本在明時民間已無傳王宗伯從祕閣鈔得刻之業多缺誤距今又二百四十年過此日愈久則散軼愈甚今幸邑士大夫重加剞劂俾先儒著述藉以不朽余亦得厠讐之末闕疑正訛不敢妄意竄易以失其眞至公之學術經濟及立朝本末見於國史碑銘甚備非後學所能置喙故第記其重刻緣起於簡末慕橋十年前司教鄞縣與余爲同僚屢相見西子湖頭今復搜訪先儒遺集有同志焉而公集再刻於明乙丑（案乙丑係弘治十八年王文定作序之歲也是集實非文定所刊乃正德之年郡守林長繁所刊林序具存可攷也）此跋亦開雕於乙丑秋仲疑有若或使之者焉因并誌之乾隆十有一年丙寅秋月海昌後學陳世修識於橫舍東軒（重編陳文節公詩文集跋）

林上梓跋（重編陳文節公詩文集跋）不錄

南宋陳文節公有體有用之儒也余治春秋於宋元諸儒取文節及高

抑崇張元德趙子常之說爲多而於文節子常則服膺尤切嘗以未見文節之左氏章旨及文集爲憾比按試溫州得乾隆年間所刻文節文集喜其搜獲惜字多漫漶闕誤未爲善本乃與海帆中丞謀重刻中丞亟喜從之屬錢生士雲爲校訂錢生購得明正德本爲正其訛誤補其闕佚若改正德本之四十年爲十四年紹興爲紹熙家大人曰曹叔遠序中紹熙仍作紹興何耶則參攷歷代帝王年表甲子而得之尤爲詳審可喜也文節之學行及其文詩之醇雅典茂爲永嘉學者之冠讀其書者當自得之　四庫全書提要言左氏章旨存於永樂大典者已殘闕不能成帙余他時當校正補刻之比又得趙子常文集六卷亦思與重刻也樓攻媿序文節集瑞安項氏傳霖校云是序後傳章指語非集序也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胡宗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聞其應如響此可見文節考究之詳當時諸生能務實學之習惜三人文字無從見不能知

其學行之所至也刻文節集既成余爲序其緣起因附箸之以致其懷蔡云道光十四年仲夏月既望督學使者新城後學陳用光謹序

陳用光重刊本序

南宋時爲經濟之學者推陳止齋葉水心陳同甫而止齋之學較同甫爲醕篤其文亦較水心爲高峻水心集則乾隆年間雷翠庭副憲已爲重刻矣止齋集之乾隆本已多漫漶闕誤新城陳石士學使屬余爲重刻之余讀　四庫全書提要稱永嘉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及南渡陳傅良葉適爲巨擘宋史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周行己浮沚集有　武英殿聚珍板本伯熊集未之見季宣浪語集學使已從莊芝階孝廉仲方寫得副本如有餉余伯熊集者余他日當謀校刊鄭薛二先生之書也抑提要言止齋春秋後傳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傳

艮爲此書將脫稾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寫其巳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巳非完本學使他日能校正詳箸之豈非止齋所深嘉而樂與之者乎夫纂述經訓推闡儒先緒論以勸導士子余與學使蓋皆有其責故箸之序以諗諸學使云道光十四年季夏月既望撫浙使者訥音後學富呢揚阿謹序陳用光重刊本序

甲午春讀書紫陽別墅陳石士富海帆兩夫子命校宋陳文節公文集是書始刊於宋再刊於明迄 國朝陳勉之先生重刊行世家大人曰乾隆本爲邑人林景橋大令上梓所刊陳勉之僅與校勘耳此言勉之重刊誤稱爲善本而焉烏亥豕在所不免如集中墓誌云開禧元年原作嘉泰三年今從項氏傳鈔校改三月庚寅樓攻媿神道碑原作蔡幼之行狀今從項氏校改項氏曰蔡幼學字行之作行狀紀葬日正作庚寅與墓誌同作庚申以厤法推之是年三月爲戊子朔則無庚申明甚行狀云夫人先公八年卒神道碑原作墓誌今從項氏校改又作九年考陳氏家乘及張夫人壙誌皆云夫人卒於慶元元

年則九年當作八年矣他如別項封椿集中或作令或作令或作別按文獻通考與文節奏疏諸書皆作別項家大人日校令當作另項令公牘文字當作另項然集中仍作另項何也凡此舛錯乾隆本蓋承明宋本之訛也因就管窺所及重加校正其訛無可徵闕無可補者仍照正德乾隆兩本鐫刊不敢少爲竄易焉道光十四年季夏月長興後學錢士雲謹跋陳用光重刊本跋

錢士雲又跋道光十四年陳用光重刊本跋不錄

盧鎬跋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大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醕古經腴充滿而以友范子冬齋亦酷嗜之手鈔口誦舉筆輒奉爲圭臬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碌碌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既官于甌思購之瑞邑而書板適于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永森易得此册乙未十月望前寓于郡城風雨瀟瀟時一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愧無以慰我故人也宋元學案五十三王梓材補錄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止齋集五十二卷（聚珍板本注按文獻通攷作五十二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九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此集爲其門人曹叔遠所編前後各有叔遠序一篇所取斷自乾道丁亥訖於嘉泰癸亥凡乾道以前之少作盡削不存其去取特爲精審末爲附錄一卷爲樓鑰所作神道碑蔡幼學所作墓誌葉適所作行狀（案蔡作行狀葉作墓誌此互易之誤）而又有雜文入篇綴於其後不知誰所續入據宏治乙丑王瓚序稱溧州張璡欲掇拾遺逸以爲外集其璡重刊所附入歟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永嘉遂自爲一派而傅良及葉適尤其巨擘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

承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然傅良之學終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不專於坐談心性故本傳又稱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實而後已蓋記其實也當寧宗即位之初朱子以趙汝愚薦內召既汝愚與韓侂胄忤內批與朱子在外宮觀傅良爲中書舍人持不肯下其於朱子亦不薄然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同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云云則傅良雖與講學者游而不涉植黨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爭名之見顯立異同在宋儒之

中可稱篤實故集中多切於實用之文而密栗堅峭自然高雅亦無南
渡末流冗沓腐濫之氣益有本之言固迥不同矣
荆溪林下偶談二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杜子美云蒹葭離披
去天水相與永意近似而語亦老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
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　三湻熙閒歐文盛行陳君舉陳
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
到　四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
衣冠佩玉嚴整案止齋文集二載此詩作嚴重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繡欲如疏林茂
麓窈窕而敷榮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喜爲詰屈聱牙故以
此勉之又詩云楨榦盡亦煩繩墨風止齋文集作滋味何如餘典則末云君看
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歎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

負用世才鋒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止齋之文初則工巧奇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委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意深義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之者蔡行之才錄其集於三山但亦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易始初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方回瀛奎律髓十三陳止齋用韵詠雪簡湘中諸友夾湘而往一塵無不在瑤池在石渠氣蓋松篁誰與競令行螟螣自相屠山光際水天無閒夜色通朝月不如中有一翁鬚皓白蕭然野鶴亦乘車　陳止齋傅良字君舉漕河南時作詠雪詩今選二首入冬日亦足以乾淳以來一時文獻之盛止齋雖專以文名而詩亦健浪如此　十五陳止齋月夜書懷送客門初掩收書室更虛新篁高過瓦涼月下臨除婦病纔扶杖兒饑或餽魚今朝吾已過莫問夜何如　尾句謂不可言　二十三陳止齋止齋即事性巳耐岑寂老應忘隱憂齊年雙白髮盡日一蒼頭竹閉織門

鑰蒲團數漏籌未知庭廡下還有雀羅不閉字首弟四聲教子時開卷逢人強整襟最貧看晚節多病得初心地僻焚蓮好山低竹樹深寄聲同燕社明日又秋砧君舉以時文鳴此二詩高古緣才高也

宋翔鳳過庭錄十六黃山谷品茶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見漁隱叢話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另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二云所謂湊額糴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借給吏祿之類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即今俗語之另項也

案蔡文懿作止齋行狀云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此止齋沒後家藏槀本其刊本行於世者陳氏書錄解題載有二本一本五十二卷今本書錄解題作五十三卷通考所引不誤即曹文肅所編徐鳳刊於永嘉郡齋者正德本曹跋後有嘉定壬申郡文學徐鳳跋板于永嘉郡齋一行一三山本五十卷據吳氏林下偶談蓋蔡行之所刊者兩本同出一時未知孰先

孰後攷讀書附志上載周禮說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則三山本疑出曹本之前然曹氏後敘則云文集舊未成編裒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郡博士徐公鳳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則似曹編以前止齋集別無刊本且曹本亦經蔡氏訂定倘蔡刻在前曹氏敘跋尤不宜絕無一語及之是所未喻至曹編刪除少作以乾道丁亥以後所作爲始體例謹嚴尤得止齋之意其卷十二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後記云右此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嘆息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樓鑰恭題賜陳傅良宸翰其文見攻媿集六十九此集亦附刻於跋後又此集附錄樓作神道碑亦云訪求此槀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於此則增入者亦復有之固非徒矜刪汰至詩文間有附注如卷一歌辭慕

之春篇注云先生有堂曰暮春御翰扁榜卷九擬進御製孝宗皇帝挽詞九廟威靈遠句注云遠一作重卷三十九選德殿記注云原稾今藏沈仲一家仲一名體仁瑞安人止齋門人水心文集十七有墓誌銘葢亦文肅所加也自明以後惟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下載有止齋集五十卷則三山本其時尚有流傳此後則不復有箸錄者惟曹編本王文定公瓚從祕閣錄出溫州同知林長繁為刻之後書肆別有小字本與林刊同惟倂為二十八卷所謂安正堂本也安正堂本末卷林跋後題辛卯年孟冬月安正堂新刊家大人曰辛卯為嘉靖十年去王文定作序時二十六年安正堂葢當時書肆名耳訥讓案安正堂本板式與麻沙本相似疑亦建陽書林也其書以正德本弟一卷至五十卷倂為二十五卷又以五十一五十二及附錄一卷為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卷亦有王序及林跋書中缺字並與正德本同國朝乾隆丙寅瑞安林上梓又以正德本重編刊行為陳文節公詩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節遂大失宋本面目癸巳其板燬於火

道光甲午新城陳侍郎用光又以林本覆刊明槧傳播浸希學者多不獲覩曹編之舊可慨也

城南集 曹叔遠止齋文集跋

佚

案葉水心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公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櫱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城南集蓋即茶院授徒時作曹文肅序止齋文集謂執經戶外方屨闐集彙於隆興之癸未致止齋卒於嘉泰三年年六十七則隆興癸未年方二十有七故曹跋指爲幼作編文集時悉置不錄也

待遇集 荊溪林下偶談四 文獻通考三十二

佚

荊溪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幾抵浙江亭未脫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旣入學芮祭酒卽差爲太學舉錄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遯之天台山國淸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旣登第後盡焚其舊稾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案文獻通考三十二自韓侂胄指道學爲僞學葉翥上言士狃於僞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非有葉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毎有輒效請內自大學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考察其有舊習

不改則坐學官提學司之罪據此則止齋待遇集蓋皆制舉文字若今所傳奧論之類其時科舉之士爭相傳習遂成宗派慶元廢黜道學遂至見之彈章懸爲厲禁曹文肅所謂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者也

陳止齋先生論祖

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四

存 翰林院儲明刊本 遂學齋藏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四止齋論祖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初傅良講學城南茶院時以科舉舊學人無異辭於是沒際循說標發新穎學者翕然從之此論五卷蓋即爲應舉而作也首列作論要訣八章中分四書諸子通鑑君臣時務五門凡爲論九十二篇考止齋文集卷末附錄雜文數首編內守令文章民論三篇存

爲餘旨倒而不錄疑傳扆當日自悔其少作故其門人編次之時不以入集特別錄此本私存爲程試之用耳

項喬舉業詳說善作舉業論者莫如予永嘉止齋先生先生嘗謂作論莫先於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詳觀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緊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切要字則方可就上面著工夫此最作論之關鍵也立意既當造語又工則萬選萬中矣歐東私錄二

案止齋論祖皆當時場屋程文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自爲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爲公一變攻媿所謂六經論者蓋卽此論四書題諸篇無他經者或傳刻佚之止齋時未有四書之目此本卷一雖題四書核其書宋其篇目實不出論語孟子兩經蓋後人所加

時盛行於世如聖人之於天道論晦菴大全集三十一荅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亦嘗及之正德本止齋文集附錄載此論文章守令收民心三篇並題曰策訣也集本附錄所采此論文凡四篇其民論亦題爲論

四庫提要作三篇誤

又案通志府縣志經籍門並載止齋論祖四卷止齋論訣一卷攷此書明刊本實五卷論訣止八條坿刊卷首不別爲卷舊志所載殊誤今據明槧及　四庫提要攷定箸錄

止齋先生奧論

八卷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宋史藝文志補並作十卷今依明刊本

存遜學齋藏明刊本

申時行序隆慶辛未賜閒堂集不載文亦淺陋蓋出書賈僞託今不錄

劉壎隱居通議二十六陳止齋論有曰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

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至論霍去病無佗美獨天幸不至乏絕予按衛青傳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即去病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過由是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今觀此語又似以大將軍衛青為有天幸不然則須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句絕乃稱

案止齋奧論明刊本卷首題永嘉陳傅良著迷嚴陵方逢辰批點前六卷皆論篇數與論祖同惟不分四書諸子諸目編次先後亦小異每篇皆有評注圈點其所標篇法句法與明以來評選經義無異間有逢辰改定亦一一注明弟七卷為劄狀等十三篇卷端題附刊止齋奏議狀序卷七弟八卷為序記等十四篇而附以蔡幼學行狀題新刻止齋先生文奧卷之八無評注圈點文中間有缺字亦與正德本止齋集同疑書肆所加非方

氏原本也

又案四庫全書總目載宋刊十先生奥論四十卷以宋人論十五家分類編之內亦有止齋作則奥論之名由來已久此本編自何人雖不可考然方氏旣有評點當亦宋人所爲疑在明刊論祖之前故方氏改定數處論祖本並同然誌狀並未著其目曹文肅敘止齋集謂詭題叢談布滿遐陬此類是矣

溫州經籍志卷二十終

嘉興嚴景商校